

送锦旗

王德彩

他们身上的火，来不及细看伤情，就飞快地把他们背上车，送往镇卫生所。

2020年9月9日一大早，湖北郧西县第三中学大铁门外，站着一男一女两位老人。他们衣着整齐、干净，一看就知道来时经过了精心打扮。但粗犷的手和晒黑的肤色，依然散发着农人的泥土气息。

他们是观音镇火麦沟村的一对老夫妇，男的叫黄任树，女的叫任永枝。

任永枝张望了一会，突然指着食堂一楼门口，惊喜地揉揉黄任树说：“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！”黄任树也看到了要找的人，伸长脖颈大声喊：“周老师！周老师！”洪亮的声音，在寂静的校园里显得很突兀。一位门卫卫上前说：“在上课，不要大声喊！”黄任树缩回头对任永枝说：“我们还说带一套响器来呢，喊都不能喊噢。”

门卫问：“你们要找谁？”见有问话，老两口不约而同道：“周其宏老师！”

“你们是他什么人，找他有什么事？”黄任树欣欣然回答：“我们是周其宏老师的扶贫包联户。”

这时候，周其宏正好看到了他们，一路小跑过来，一边去拉他俩的手，一边亲切地问怎么来学校了。这时，黄任树像变魔术一样，从身后突然拿出一面裹卷着的锦旗。

眼前这一幕，周其宏完全没有反应过来。黄任树握住他的手说：“周老师，明天就是教师节了，我和老伴儿忙了好几天，给你做了一面锦旗。”

老伴儿任永枝在旁补充：“事先没联系你，是想给你一个惊喜。”

周其宏在他们的解释中反应过来，在忙不迭的“不该、不该”声中，把他们迎进了办公室。

二

在县里的“包联帮扶”中，郧西县第三中学负责观音镇的部分村，周其宏老师则成了黄任树夫妇的扶贫包联干部，负责向他们传达党的扶贫政策，做好上传下达，落实帮扶任务。周其宏与黄任树夫妇第一次见面，是在2017年农历九月十六下午。那日黄任树家烤高粱酒，周其宏来到他家门前时，狭窄的土场子上已经堆满了冒着热气的酒糟子，像一个个隆起的山丘，热雾缭绕，香气氤氲。周其宏上前推开虚掩的门：“老黄！我是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迎面就袭来一股特别呛人的气味，眼前的情景让周其宏吃了一惊：一个火塘里燃着余火，火塘边歪倒着两个老人。男人在火塘的左边，棉袄的衣摆正冒着烟；女人在火塘右边，左脚上的靴子底都烤化了。周其宏又喊又推，两人半醒半睡。周其宏赶忙灭了

火塘旁，周其宏又给黄任树讲了一遍扶贫政策，还帮他针对性地制定了产业增收项目。任永枝不知什么时候也凑过来，仰着头，竖起耳朵，听得忘了脚上的痛。看得出来，两个老人平时少有人陪着说话。周其宏暗下决心，今后有事没事，都要多来陪老两口聊聊天。

至于那坛子酒的去向，还得佩服周其宏机灵。那日聊到天将黑时，周其宏说：“老黄，你去看把那坛酒放进后备箱吧，我得走了。”

黄任树连声道：“这才对，这才对！”抱起坛子正往车后走。谁知周其宏油门一踩，车子一溜烟跑了。

三

2018年夏天，雨特别多。火麦沟村的扶贫房还在紧张建设中。黄任树的三间土房子安全隐患很大，他自己没当回事，周其宏却很担心，生怕出现墙体倒塌、屋顶漏水、石板滑落。在周其宏强烈要求下，黄任树总算定下日子，打算请工把檐沟疏通，把屋顶上的石板重新翻盖。可就在那当口儿，黄任树一家一件接一件遭遇了烦心事。

先是黄任树养的猪得病了。周其宏也顾不上修房子的事了，迅速和镇兽医站工作人员一同上门。给猪打针，算得上是又累又脏的活计了，周其宏没有袖手旁观，他跟黄任树学着，拽住猪耳朵把猪摁倒在地。可惜猪最终也没能救过来，周其宏又马不停蹄帮着黄任树办理赔付事宜。

赔付刚有眉目，老伴儿任永枝又犯起了眼疾。起初，黄任树用一块纱布包上草药，把老伴儿的眼睛严严实实包裹起来。周其宏觉得这样处理有问题，坚持把她送到医院去。到了医院，医生检查后告知，这眼疾绝非轻症，必须住院治疗。周其宏情急之下，直接对任永枝“下了命令”：“赶快安心治好眼睛，过几天我来接你回家！”交代好这些，他又去找主治医生沟通。直到黄昏时分，周其宏安顿好一干事宜，才担心又不舍地和任永枝作别。

幸而送医还算及时，几天后，任永枝眼睛慢慢康复了。她第一个想见的不是老伴儿黄任树，也不是远在异地、自顾不暇的一双儿女，而是让她恢复光明的周其宏！而周其宏也正好开着车来接她出院。看周其宏，一手撑着遮阳伞，一手搀扶着任永枝；再看任永枝，一手提着出院的药品，一手提着慰问的水果。这情景好像是一个儿子在接出院的母亲回家。

解决掉一个个棘手的问题后，周其宏的心思又回到了那三间让他坐立难安的土房子上。黄任树请劳力修整房屋那天，周其宏亲自坐镇。在确保安全后，他才安心离开。

看着周其宏把烦心事一件一件摆平，任永枝心里感慨难言。她拉住周其宏的手，默默地看着他，眼中微微泛起了泪光……

四

2019年，农历腊月初的一天，周其宏同往年一样，上门做越冬家访。

黄任树夫妇有个习惯，就是你问缺啥，他们就答有啥。周其宏不信，亲自查点：先让摆出冬衣、鞋帽，周其宏掏出那些早就穿不下的破旧衣服，给扔掉了。然后从行李里翻出些个衣服，说是自家半新不旧的，洗净消毒过，送给他们。接着查点粮食储存，一一购置，满囤满仓！油盐茶饮、蔬菜以及调味品这些，周其宏也不忽略。他想着，现在农民的生活不仅是吃饱，而应是吃好。检查罢这些，他还问了取暖炭火情况，排查了用电线路的安全隐患，特别叮嘱电热器要在上床前烧热，上床以后拔掉电源；强调新楼房里烤炭火要开着窗户，防止一氧化碳中毒……事无巨细，他都要问过。

一切安排妥帖后，他们在年尾岁末依依不舍地道别，并互相预祝了春节快乐！

2020年新春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，打乱了人们生活的节奏。“老黄一家的生活会不会遇到问题？”周其宏有点担心了。他知道黄任树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。农历二月快过完了，每次电

话询问，他们总是回复“没问题”。米面也许真没问题，可油盐、蔬菜、常用药品，尤其是口罩，这些真的没问题吗？这着实让周其宏每天都坐卧不宁。他三天两头打电话，不仅仅是询问、关切，更是“遥控指挥”，帮老两口解决眼前的各种难题。

疫情得到基本控制，县镇道路基本恢复交通那天，周其宏第一时间发动车子，带着米面、油盐、药品、口罩朝黄任树家飞驰而去……

五

冬去春来，春去夏来。眼看着村里、镇里的生活逐渐恢复常态，周其宏悬了半年的心也慢慢放了下来。老两口的日子过得平顺，周其宏没想到，这一天老两口会突然出现在他的单位。

周其宏把黄任树夫妇迎进办公室后，一边寒暄，一边忙着给他们沏茶。黄任树无心喝茶，也无心寒暄，他的眼睛一直在办公室的四面墙上扫来扫去，最后锁定一个钉有钉子的地方。他和周其宏商量说：“锦旗就挂这儿吧！”

唰的一声，卷裹着的锦旗在周其宏眼前展开了！锦旗是平绒的，深红色。锦旗上绣着：“关心贫困户想吃穿居处改善，聊些家常话帮我增收致富扩路。”

一般来说，锦旗的语言是有讲究的，不仅要凝练，若是偶句，还得讲究对仗工整。而眼前的这副“对联”，算得上是罕见的锦旗语言了。但是，这也可以说是最质朴、最真切的语言，它是周其宏几年扶贫工作点点滴滴的具体写照，一桩桩、一件件历历在目；更是农民主考官给出的成绩单，是黄任树夫妇脑海闪回不尽的一个又一个温暖瞬间。

周其宏凝视着墙上的锦旗，心里有说不出的幸福和激动。但他还是连连摆手，说这一切都要感谢我们党的好政策，这面锦旗他个人受之有愧。黄任树听了一声爽朗大笑，幽默风趣地回答道：“那我再做一面锦旗，送到北京去！”又指指墙壁上的锦旗：“但这面，当然还是你的啰！”周其宏也忍不住笑出了声。

聊了一个多小时，黄任树夫妇准备告别回家，任永枝却好像还有话要说。她迟疑了一会儿，才开口：“现在大家日子越过越好了，我跟老黄也不是贫困户了，周老师你还会不会来我们家啊？”说着，眼圈就有些红了。

周其宏赶忙宽慰她：“我不是告诉你们了嘛，脱贫不脱钩，脱贫不脱政策，脱贫不脱联系！我们要一直当亲人走。”

任永枝破涕为笑，黄任树也发出了爽朗的笑声，说：“我们一起合个影吧！”锦旗下，三个人笑得正灿烂！

图为湖北郧西风光。 影像中国



在平利的时光

沈奕君

熟悉过一个地方的烟火，感触过一个地方的冷暖，总想为这里记下点什么——城市的脉搏、春天的花朵，即便是节令中的一个片段，也让人难忘。平利于我，便是如此。

平利，这座位于秦巴山区的县城，隶属陕西安康市，连湖北，接重庆。十五年前，我来到这片土地上，从此与这座城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依稀记得那天的情景。正在四川的我接到同学打来的电话，问我想不想去平利，那边有医院在招人。学医的我知道后，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应承了下来。

买完票，踏上旅途。到安康，转车去平利，约四十分钟便到了老县镇。我以为老县镇附近就是新县城，正准备下车，旁边的人却告诉我，现在的平利县城离这还远呢。又颠簸两个多小时后，我才终于到达平利县城。这是一座深山小城，东西走向，整个县城被山环抱。一条河把城分成两半，北边是县城，没有高楼，南边是沙地，种着蔬菜。

我从车站赶到医院，挤在同学的屋子里度过了在这座县城的第一晚。第二天早晨，在同学的引领下，我见到了医院的院长，介绍了自己的情况。从此，我便留在了这里。

在医院工作期间，我认识了一位老中医。他戴着眼镜，不苟言笑，每次看病的时候，都会全身心投入到望闻问切中，还会给我讲诊疗的故事。下班后，他带我去爬医院附近的山，给我讲述县城的变迁过程，讲解老正街和新正街的由来，每次我都听得着迷。

当时，我的办公室在三楼，从窗户往外看，视野很好。车流频繁的省道，山坡上的人家，群山苍茫时几树花开，大地苏醒时油菜花黄，万木枯竭时芦苇飞舞……一幅幅画面触动着我的内心，一次次地驱使我拿起笔。诗歌、散文、随笔，从我的笔端不断地流淌出来。时常，写着写着就到了深夜，往外一看，不是皓月当空、蛙声一片，就是大雪纷飞、万籁俱寂。

对面的那座山叫马盘山，我常在周末独自上山。越往上，路越窄，丝茅草也就越茂密。站在山顶，整个县城尽收眼底。下山之后，会经过一条河，叫坝河，河道离医院也就两百来米。附近的妇女常在坝河边洗衣、洗菜，手里的棒槌溅起一道道水花，日子是那般恬淡悠闲。

一天又一天。对于平利而言，我从一名游子变成了居民，融入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。每到周末，我会去后街买菜。相对于新正街，我更喜欢后街，那里洋溢着生活的气息和人情的滋味。

那次，我在一个卖洋芋粑粑的妇女面前停了下来。“多少钱一张？”我问她。“这种四块，那种两块。”她一边用手指着，一边说。接着又告诉我，四块的是八仙洋芋做的，两块的是外地良种洋芋做的。可是在在我看来，两者之间似乎并没有区别，“您都卖四块也没人怀疑啊。”她一下认真起来，说做人要实在，虽然做的是小生意，但也不能哄人！听她这么一说，我立即买了两张。后来，我与她渐渐熟起来，得知她的丈夫在外

不知不觉，县城有了高楼，路宽了，车多了，灯亮了，多了不少新的去处，电影院、图书馆、体育场进入人们的生活。城南和城北，城东和城西，原来寂静的广场响起了广播和音乐，之前不愿出门的妇女走出家门跳起了广场舞。人们开始喝茶养生、旅游度假、观影读书。县城附近的村民，也在社区工厂有了新的工作。

临近不惑之年的我，经常从城南的家，赶往城北的单位。沿途经过商场、商店，穿过学校、步行桥，在抵达文化广场时，会不经意间听到广场上那座五峰楼的铃声。每当此刻，我都会抬起头来，看着阳光从云端洒下，享受着平利新一天的平静与祥和。



图为平利县城夏日风光。

摄影：柳伟

大地